

巴以冲突中巴方弱势地位分析

刘 辉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在巴以冲突中由于巴勒斯坦在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内部凝聚力和团结力、外界的援助四个方面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决定了巴以冲突持续不断与巴以冲突问题解决的长期性、艰难性、复杂性。因此,巴以冲突的真正解决需要巴以双方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巴勒斯坦;以色列;经济力量;外援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3)04-0077-05

Analyzing the Inferior Position of Palestine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Palestine and Israel

LIU Hui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continual conflict between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as well as the duration, toughness and complexity of its solution is determined by Palestinian absolute weakness in the economic power, the military power, the internal cohesion and the external support. Therefore,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requires mutual efforts of Palestine, Israel,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as well.

Key words: Palestine; Israel; economic power; foreign aid

2003年4月30日,美国、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四方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提出了旨在解决巴以冲突的新和平方案——中东和平“路线图”。“路线图”出台后,并没有取得人们预期的效果。与之相反,巴勒斯坦人的自杀性爆炸声仍频频响起,以色列军队对巴人的动武还在继续,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仍被围困在拉姆安拉。人们不禁要问,巴以通向和平之路为何如此艰难?本文试从巴以冲突中巴方的弱势地位进行探析,以期找到一些可行的办法。

一、经济落后是巴方在巴以冲突 中处于弱势的根本原因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到现在,

巴勒斯坦地区一直处在外来势力的影响之下,经济发展畸形,对外界依赖严重,缺乏独立的经济体系。

一战后到1948年,巴勒斯坦地区由英国委任统治。由于受犹太社团的排挤和英国歧视政策的影响,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经济发展缓慢,十分落后。1948~1967年间,第一次中东战争使阿拉伯人丧失了大部分领土,仅有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分别落入约旦和埃及手中。这样,不仅传统的经济联系被割断,政令无法实施,经济没什么大的发展。西岸仍是以农业为主,加沙也只是有一些小型工厂。1967~1993年间,由于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了西岸和加沙地带。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实行“一体化政策”,将两地纳入自己的经济发展轨道。经过20多年不平等的占领,巴以之间确立了

收稿日期:2003-05-26

作者简介:刘 辉(1978-),女,湖北随州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中东问题研究。

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被占领区在生产、市场、就业等多方面陷入严重被动局面,完全失去了独立性与自主性。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受整个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影 响,巴以和平进程启动。1993 年,巴以签订了名扬天下的“奥斯陆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精神,双方又签订了“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等一系列广泛协议,从而巴勒斯坦当局从以色列手中收回了西岸、加沙一些地区的农业、工商业、旅游、教育、文化、卫生等经济与民事权力。尽管面临的是扭曲的经济结构和萎缩的生产活动,巴当局还是履行了政府职能,进行经济规划,制定经济发展政策。

“奥斯陆协议”签订后,尽管加沙和西岸摆脱了以色列的直接控制,但是,两地的经济发展仍处在以色列的影响之下。1993 年后,以色列出于安全考虑,实行了边境封锁政策;同时,对巴人进入以色列实行许可证制度。这两项措施的实施直接导致巴人失业率骤升,收入降低,更使西岸和加沙两个地理上不相接的经济体无法自由贸易。工业、农业、服务业、对外贸易均受到很大打击。继 2000 年 9 月巴人掀起“阿克萨起义”以后,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实行了更为严厉的封锁。这次封锁不仅使两地的物资和劳动力无法正常流通,而且导致市场缩小,失业率高,贫困化现象严重。2001 年 4 月,失业率已从 2000 年头 9 个月的 11% (约 71 000 人) 上升到 38% (约 250 000 人)。在加沙失业率高达 60%。而且,由于巴勒斯坦人相互依赖比例高,失业实际影响人数为 910 000 人,占总人口的 30%。人均收入从 2000 年预计的 2 000 美元下降到 1 060 美元,大约占以色列人均收入的 6.2%^[1]。

尽管有奥斯陆精神的和平曙光,也有国际社会对巴的援助,尽管从 1993 年起,巴当局也做出了各种努力发展经济;然而,由于西岸和加沙地区从一开始对外界依赖严重,无论是劳动力就业、物资流通,还是进出口贸易对以色列依赖极深,以色列的任何举措都会影响到巴勒斯坦经济。巴当局几乎无法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经济决定政治”,巴如此孱弱的经济根本无法为其民族主体的政治活动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更无须奢谈为广大巴人提供各种社会福利。

与巴勒斯坦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色列。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其经济发展一直在代表本民

族利益的国家主体的规划与管理之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如今以色列已经建立了一套公有制和私有制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在国家扶持下,工业、农业、商贸发展迅速稳定。即便国家经常处于战争之中,经济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水平。现在的以色列已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工农业体系。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西方经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是最高的;1990~1993 年年平均增长 5.6%,1994 年增长约 7%。今天,以色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 13 600 美元,在世界 200 个国家中排名第 21 位^[2]。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0 年西岸和加沙与以色列在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率的数据如表 1。

表 1 加沙西岸与以色列的经济状况统计分析

	国民收入 /美元	人均国民收入 /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 年增长率/%
加沙、西岸	49 亿	1650	44 亿	-6.4
以色列	1 041 亿	16 710	1 104 亿	6.0

资料来源: The World Bank Group, Country Profile Table, [http://Lnweb18. World Bank.org](http://Lnweb18.World Bank.org).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以色列的经济对巴勒斯坦均形成压倒之势。以色列强大的经济势力为其在西岸和加沙两地的恣意妄为,为其在巴以和谈中的拒不妥协提供了经济后盾。毫无疑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不对等的经济实力,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导致了不公平的谈判和不公正的结果。

二、军力薄弱是巴方在巴以冲突中处于弱势的重要原因

军事力量是代表民族实体的国家执行对外对内职能的依靠和保障。只有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证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和本国领土的完整。这正如美国政治学博士弗兰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所说:“国际政治的真正货币是军事力量,天然资源和工业生产力与其他形式的力量也很重要,而其重要性主要在于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3]

巴勒斯坦的军力与以色列相比,相差甚远。根据 1993 年“奥斯陆协议”的规定,巴勒斯坦只有警察部队,没有正规军队。目前,巴自治政府内政部下属的武装部队有 4 万多人,其中,正规的保安部队和警察部队有 2.3 万人,主要负责自治区社会治安和

边防等任务。另外,还有为数较少的特种安全部队,装备了先进的作战装备,主要进行特种作战训练,执行一些对恐怖分子的作战行动。此外,阿拉法特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有两支:一支由3000人组成,负责处理反巴自治政府的持有不同政见者事宜;另一支叫“17旅”,是阿拉法特的私人卫队,约有千余人,也是巴武装力量中最精锐部队^[4]。

在武器装备方面,巴所有安全部队装备的武器包括:装甲车大约50辆,包括装备UAZ-469B机关枪的俄制吉普车以及各种侦察车辆。步兵支援武器:122mm口径的“喀秋莎”火箭发射器、60mm口径LAWM72轻型肩扛式美制反坦克火箭、俄制RPG-7和RPG-16肩扛式反坦克火箭、数十枚以色列制造的反坦克导弹等。小型武器总数大约5500件,包括M16和AKM自动步枪^[5]。

20世纪90年代,随着形式的变化,巴解组织调整战略目标,决定接受以色列国,接受联合国242号决议,在1967年被占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这样,巴解组织主要进行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力图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军事装备没什么大的发展。再加上巴勒斯坦缺乏相应的国民教育,其作战人员的素质不高。

而巴勒斯坦的对手以色列无论是从兵力、官兵素质,还是从武器装备上说,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首先,以色列拥有一套兵种齐全的现代化国防体制,实行的是义务兵役制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而且是“全民皆兵,迅速动员”。根据特拉维夫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不久前的一份报告显示,以色列国防军目前人员编制是60万,预备役军人42万^[4]。同时,以政府非常重视对指挥官的素质教育和对士兵的爱国教育。以军利用各种形式的教育手段培养广大官兵的民族归属感和爱国奉献精神,使其明白“战败即亡国”的道理,激励官兵勇于为国献身的精神^[6]。不仅如此,以还不断研制先进武器,更新原有装备。阿拉伯国家有米格-21、米格-23,以色列就研制更先进的“幼狮”战斗机;阿位伯国家有T-72坦克,以色列就研制出能打穿T-72的“梅卡瓦”坦克;阿位伯国家有萨姆导弹群,以色列就有“侦察兵诱饵”飞机和“狼式”导弹与之对阵^[7]。2000年3月,以色列研制的“箭式”反弹道导弹已正式投入使用,作为拦截弹道导弹的主力,以色列无疑多了一道安全阀。另外,以色列还在制定一项长期军事战略

计划,根据该计划,以色列国防军的部队编制将在10年内得到改进,组建一支包含主战坦克、重型装甲车、自行火炮和攻击直升机在内的机动部队,以有效应对需要快速反应的作战任务。该计划还将大幅度增加以军的现役高科技装备,包括换装最新型的“梅卡瓦”型主战坦克和F-16战斗机^[8]。

两相对比,巴勒斯坦人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没有火炮,只有配备几支机枪的民兵,即使把哈马斯的武装计算在内,也仅有少量的迫击炮和火箭。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根本无法跟以色列相提并论^[9]。正是因为巴的武装力量与以色列的相比,无疑于“蚍蜉撼大树”,以色列才能在其“病态的安全观”的影响下,以进攻为防御,以巴人的不安全来追求自己的安全,并依仗其强大的军力,无视国际法,不时的将坦克开进巴人自治区,甚至在2001年12月31日将坦克开进巴勒斯坦最高领导人阿拉法特在拉姆安拉的总统府,对其围困。

三、分散的力量是巴方在巴以冲突中处于弱势的又一原因

当一个民族面临外来入侵或自己的领土被外国侵略者所占据时,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往往能够激起民众的热情,在全国形成一种同仇敌忾的气氛,从而绝大多数人团结在一个政党或一种领导力量的周围,并以它为主导,形成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进而去实现自己的国家独立或收复自己的被占领土。公正地说,巴以冲突之所以“剪不断,理还乱”就在于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的领土。因此,可以说现在巴勒斯坦人的抗争是为收复失地,是为建立独立的国家。但是,在共同对付入侵这一问题上,巴勒斯坦几乎无法形成统一力量。

众所周知,现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同以谈判的巴人合法代表。然而,它不仅面临内部“法塔赫”、人阵、民阵、闪电、阿拉伯解放战线等多个组织在指导思想、斗争方式等方面的分歧,而且必须面对外部哈马斯、圣战组织等极端组织的挑战。哈马斯自1988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同以色列的暴力斗争,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特别是最近几年巴以和谈陷入僵局以后,哈马斯不断的制造人体炸弹事件。哈马斯的极端主义活动严重削弱了巴以和谈中巴方讨价还价的实力。由此,阿拉法特不得不宣布哈马斯为非法组

织。但是,即便如此,哈马斯还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就像一位取缔哈马斯的巴方官员所说:“在和平环境中,支持哈马斯的巴勒斯坦人不到 5%,但在以色列的镇压下,支持哈马斯的巴勒斯坦人达到 95%”。这正好解释了阿拉法特民众支持率的下降。现在的阿拉法特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他既要维护统一的对以阵线,又面临着美国要求取缔哈马斯等恐怖主义组织的压力。而对广大的巴勒斯坦民众来说,虽然“奥斯陆协议”带来了和平的曙光,但是并没有带来安定的生活,带来的却是农田被占,房屋被毁及以色列越来越多的限制,巴人由此陷入了贫困、无助和绝望之中。他们渐渐向部落回归。因为,在那里,他们更可能找到安全、身份认同和归属感。部落的重现对将要建立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破坏力量。无疑,巴勒斯坦人分散的力量,大大限制并制约了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力量。

以色列人由于其独特的历史遭遇和经历,他们对以色列国有着无比的忠诚和热情。另外,以色列政府也不断的通过对民众的“集体主义、犹太人文化和历史、以色列国及国土知识”的教育,培养以色列人对本国的认同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再者,犹太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强调集体至上,强调个人融于集体,这也促使人们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1967 年,第三次阿以战争,战争进行了 6 天,以色列的油料储备几近枯竭,居民纷纷将家中的储油献出以支援战事^[7],足见民众对国家信赖之深。这两年沙龙政府的强硬政策之所以能够一直推行,包括沙龙在 2003 年元月再次当选为以色列总理,也是民众广泛支持的结果。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的必要条件。”从巴勒斯坦一方来看,它既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又没有可利用的一致对外力量,而以色列在这三方面都处于强势。国际政治是实力的较量,盛行的是“以牙还牙”原则。让如此之弱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对抗似乎有点天方夜谭,其结果只能让以色列越来越嚣张,而巴勒斯坦越来越被动。这种不对等的双边关系的存在几乎无法让巴以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判,更无法找到一种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或许,内部力量行不通,可以寻找外援,因为毕竟“外因是事物变化的必要条件”。

四、缺乏可靠的外援是巴方处于弱势的外在原因

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共同的阿拉伯民族,阿拉伯国家也给予了巴勒斯坦人某些援助。像在 20 世纪 60 年代,法塔赫组织就得到了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支持。纳赛尔在 1967 年初会见阿拉法特时曾对他说“法塔赫应该完全独立于所有的阿拉伯政府之外……你们应该成为我们不负责任的武装,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向你们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援助。”^[10] 当今,巴勒斯坦的经济也只能依靠外援才能生存下去,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是它的主要外援国。其中,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拉克、约旦、突尼斯、摩洛哥等国政府以及阿拉伯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伊斯兰会议组织、伊斯兰发展银行等政府及组织发挥了主力军作用。2000 年 11 月,在阿拉伯国家特别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国家承诺向巴提供 10 亿美元的紧急援助^[11]。在涉及经济利益时,阿拉伯国家还表现出一种兄弟般的情谊;但是,当涉及到具体的阿拉伯国家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时,大的阿拉伯民族利益往往是忽略不计了。譬如,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外约旦、也门虽然组成了反以色列的阿拉伯联盟;然而,由于外约旦、埃及、伊拉克对阿盟领导权的明争暗斗,大大削弱了联盟的力量,这也是第一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占军力和人数优势却战事失利的重要原因。特别是 1980~1988 年的两伊战争,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及 1991 年以美国为首发动的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诸阿拉伯国家对此的不同反应,导致现在的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很难形成一致的对外力量。何况阿拉伯国家之间还存在着领土、边界、水资源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纠纷,这也妨碍了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巴勒斯坦问题成为某些阿拉伯国家手中的筹码。他们利用自己对国际社会提出的巴以冲突解决方案的支持或反对,向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讨价还价,借此谋取自己的国家利益。

以色列最主要最关键的外援是当代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远在以色列国诞生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活动就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43~1945 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赞成在巴勒斯坦实行无限制移民和建立犹太国家的决议和宣言。罗

斯福在1944年的竞选活动中一再表示要协助巴勒斯坦犹太国的建立^[10]。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宣布建国后数分钟内,美国总统杜鲁门便宣布承认以色列国。而以色列国的建立,“这个新国家——仅就它的诞生归功于强权政治的作用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是在纽约诞生的,虽然这听起来有点荒唐”^[12]。此后,美国一直把以色列当作自己在中东的民主桥头堡,把维护它的生存和安全看作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历次的中东战争,美国都给予以色列大量的援助。

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受到阿拉伯国家进攻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下,果尔达·梅厄迅速飞往美国求助,结果带回来了7500万美元的巨款用于购买武器,最终,扭转战局。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前,1963年6月,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价值2.5亿美元的“隼式”对空导弹。1967年3~5月,美国不仅给以色列运去了400辆坦克和50架新式飞机,还从美国空军中抽调了1000名“志愿人员”来加强以色列的空军^[10]。六·五战争中,美国以第六舰队的航空母舰“美国号”和“萨拉托加号”的舰载飞机保护以色列的领空,掩护以色列地面部队推进。第六舰队还派遣专门舰只在埃及附近海面,干扰埃及雷达网,截听埃及军事电报。美国U-2型间谍飞机则频繁出动,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军事侦察,为以色列提供情报^[10]。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能否取胜将是一个大问号。

现在,美国每年给以色列的经济援助是30亿美元。以色列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惟一拒不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国家,就是因为美国的支持。现今,以色列总理沙龙之所以肆无忌惮的行事,拒绝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谈判,并第二次将坦克和装甲车开进阿拉法特在拉姆安拉的总统府,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后台美国对其行为与做法的默认。

五、结 语

以上从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内部凝聚力与向心力及外援四个方面分析了巴以双方的力量对比,尤

其强调了巴勒斯坦的弱势地位。国际权力政治的逻辑是强权即是公理。在强权政治的时代,强者主宰一切,弱者几乎无法选择;同时,国际规则的制定也掌握在强者手中,小国和弱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进行选择。巴以冲突就是国际权力政治的逻辑活生生的体现。

正是由于巴勒斯坦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巴以冲突的真正解决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决定了它处处受制于以色列的被动局面,决定了它的建国道路是漫长的,充满荆棘的。而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以色列及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 [1] Saro Roy. "Palestinian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Continued Denial of Possibility" [J]. Journal of Palestinian Studies, 2001, 30(4): 6—17.
- [2] 以色列新闻中心. 以色列概况(中文版)[M]. 特拉维夫:以色列新闻中心, 1995.
- [3] 弗兰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M]. 呼和浩特:远山出版社, 1998.
- [4] 白秀兰. 巴以军力失衡[J]. 世界知识, 2001, (13): 13.
- [5] 徐冰川. 巴以军事力量对比一相差悬殊[N]. 京华时报, 2002-04-04.
- [6] 王春生. 军枭——以色列军情内幕[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
- [7] 徐向群. 沙漠中的仙人掌——犹太素描[M].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
- [8] 张 军. 分析巴以军力对比失衡[N]. 生活时报, 2000-01-02.
- [9] 李 刚. 自杀性爆炸——从极端变成主流[J]. 世界知识, 2001, (9): 14—15.
- [10] 解力夫. 中东战争实录[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 [11] 世界知识编委.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外部援助[J]. 世界知识, 2002, (1): 10.
- [12] 江 红. 为石油而战——美国石油霸权的历史透视[M]. 上海:东方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陈志和]